



朱雀堂

鬼马星 作品



每个人都可能是恶魔，
是他？是她？
还是我？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雀堂/鬼马星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5
(民国秘事)
ISBN 978-7-208-13318-1
I. ①朱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0899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封面装帧 叶 珺

民国秘事
朱雀堂
鬼马星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50,000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3318-1/I·1442
定价 25.00 元



“乔家栅的芝麻汤圆，邵万生的鸭胗肝、醉钳子，五芳斋的五香田螺……”梁建念着手里的字条，禁不住停下来，抬眼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。

“我说了，今天是我爹的祭日，我妹妹让我去买这些东西，现在已经是……”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小座钟，“中午11点了，可我什么都还没买，我该走了。”他站了起来。

“等等等等。”梁建忙叫住了这个男人，“我想再核实一遍你说的话。”

男人露出厌烦的神情。

“我之前已经跟其他警察都说过了。还要我说几遍？我只不过是在路边的一堆垃圾里发现了一只人手——如此而已。”

如此而已。梁建想，很少有人会在发现一具尸体后还能如此若无其事。而他在巡捕房干了十来年，也确实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：有人用报纸包着一段残肢，拿在手里，就像拿着一包火腿那样，气定神闲地走了二十多分钟来报案。一般人通常会尖叫着跑开，根本连碰都不会去碰那东西，但是他……

梁建禁不住再次打量眼前的男人。这个人三十岁上下的模样，中等个子，身材有些羸弱，穿着件旧西装，五官长得不算太出众，但也还清秀，总之是个书生样，看起来不像是穷凶极恶之徒。

“你说你叫夏漠？”

“啊。”男人点头。

“跟我说说，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东西的。”

“又要我说一遍？”夏漠叹气，“说完能让我走了吗？我现在有点后悔把它拿过来了。我只是怕吓着别人而已……如果让我妹妹知道我干了这个，她肯定会说我。”

梁建朝他微微一笑，等着他说下去。

夏漠再次无奈地叹气。

“好吧。——早上9点，我离开家，打算步行去四马路平望街的邵万生买鸭肝，走到平望街街口的地方，那里有一堆垃圾，它就在里面，像要跟人握手那样朝上伸着。”夏漠作了个“向上伸”的手势，以说明那东西当时的状态，“我出门的时候，买过一份报纸，于是就用报纸包着，把它带过来了。我还跟路上的人打听过巡捕房的地址，因为我对附近不太熟悉——事情就是这样。再简单不过了。”

“我听说，你来报案的时候说过，这是一只女人的手。”

“对。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手。骨骼略纤巧，而且我闻了闻，有股桂花香粉的味道。”

“你闻了闻？”

“对。”

梁建想象了一下当时的场景，禁不住有点恶心。

“你还说，它是死后被砍下来的。”他低头看了一眼下属提供的报案记录。

“是啊，从腐败程度看，她死了大概两到三天。”

“这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我学过法医。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夏漠站了起来。

他学过法医。怪不得他对尸体根本毫无感觉。

“你们没理由扣留我。”夏漠又道，“我不可能是凶手，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不会拿着它来报案。”他说完，又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座钟。

梁建48岁了，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，法医完全是个新玩意儿。过去，他根本无法想象，可以用把人体大卸八块的方式来寻找真相，虽然他也觉得，如今已经到了民国二十一年，仍用《洗冤录》的那套，确实是有点过时了，但他还是用了整整五年才开始适应这种近乎褻渎的验尸方式。他永远记得，当刘法医第一次把人体的肝脏从尸体里取出来给他看时，他差点昏过去，后来整整三天，他都吃不下饭。

原来他学过法医。

“你在什么地方学的法医？”他知道司法部尚未开设正式的法医资格培训，禁不住对此人的经历好奇起来，“你现在在哪里供职？”



夏漠又露出一脸厌烦，“我爹过去给我请过一个西班牙老师，让我学西医，其实，他是个法医，后来我去英国留学三年，我爹以为我学的是西医，实际上也是法医。我在那里也验过尸。至于工作，我是个大闲人，靠我妹妹养活。”他指指那张购买清单，“我妹妹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”

梁建把清单还给了他。

“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29，虚岁30。”

梁建想起了刘法医。刘法医今年已经50岁了，是个高度近视眼，最近几年的视力更是每况愈下，如果没有眼镜，简直就跟瞎子没什么两样。就连刘法医自己也觉得这份工作对他来说，越来越是个负担。找个年轻人来替我，我就能退休了，再也不用闻这里的臭味了。刘法医曾经不止一次这么跟他说过。

“我能走了吗？”夏漠又问。

“可以，不过我得派人送你回去，你是报案人，我们要知道你的确切身份，还有，你最好能提供你的学历证明，不然，我们无法排除你的嫌疑。”

夏漠朝他耸耸肩，“随便。”

两个警员把夏漠带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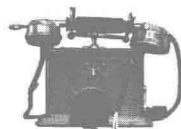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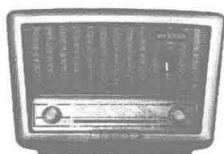
梁建目送着他离开，他说不清他对这个人是什么感觉。他又想起，夏漠在弄堂口的垃圾堆里，蹲下身子把那只人手拿起来，放在鼻子底下嗅的情景，什么样的人 would 做这样的事？刘法医干这行好多年了，但他对尸体，仍然会有正常的情绪反应，比如厌恶、恶心、害怕、厌烦等等，但这个夏漠好像没有相同的情绪。他似乎太轻描淡写了。但是，会不会这样的人，才是干这行最适合的人选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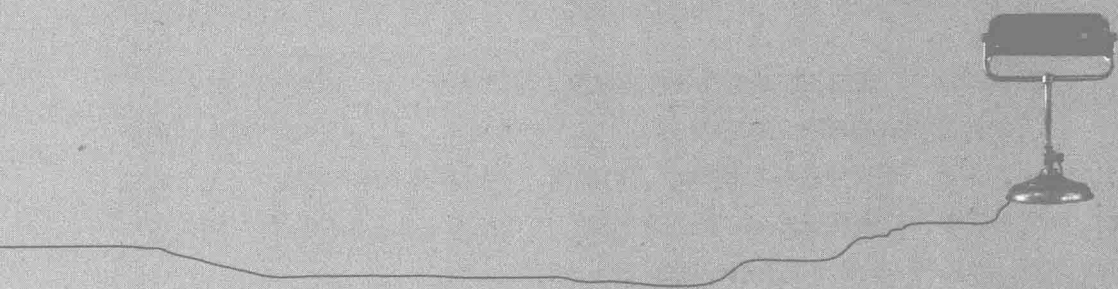


楔子

12	11	10	9	8	7	6	5	4	3	2	1
尾声	两周后	历险	老编辑的回忆	精神病患者	租房的女人	戏子	自杀事件	旧事重提	失踪的女中学生	重逢	慧安里
197		174				090				078	
	191			133	108		078	064			002

145





1
慧
安
里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唐震云发现警车在四马路旁边停了下来，“这是什么案子？”

今天是在静安巡捕房工作的第五天。在之前的半年，他一直在老闸巡捕房当个小小的探员，后来经由他在南京的上司举荐，才被调到了这里，当上了副探长。虽然升了职，但唐震云知道，他初来乍到，不可能像在南京那样，能独当一面。果然，他还有个职位比他略高一级的搭档，梁建。

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案子。”梁建道。

唐震云从心底里就不太喜欢梁建，因为这个身高180公分，体重大概超过200斤的大个子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，就没爽爽快快地说过一句话。就比如今天，梁建一大早让他在巡捕房候命，随后带着他上了警车，但直到车停下来，他才发现，他们的目的地是四马路，此行当然绝非是为了找乐子，肯定是有案子要查，但梁建却闭口不谈。

“听说前几天有人在平望街附近捡了个人手？”他试探地问道。

这是他听几个下属警员说的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巡捕房最近这阵子最值得关注的案子了，但奇怪的是，竟然没人特别留意它。

“呵呵，你听说了？”梁建干笑了两声，“是啊，是有这么一件事。”

“我们今天来这里，是为了这案子吗？”

“案子？”梁建似乎不太赞成他的措辞。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得先发现尸体，确定死者是被谋杀的，才能立案。”梁建又笑了笑，“这里跟你们南京可能不一样。你知道上海滩每天会发生多少起案件吗？你知道黄浦江上每天有多少浮尸吗？如果发现一只人手就要立案，那些无名尸怎么办？”



唐震云不知该作何回答。从他的职业本能来说，他很想提醒梁建，对于每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死者都应该认真对待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这么说，就太傻了。因为他初来乍到，在这个陌生之地还没站稳脚跟，眼下对他来说，跟这个比自己高一级的搭档和平共处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所以，他没再接口。

但他下车的时候，梁建算是给了他一个解释。

“新来的法医说，那是只女人的手，有手癣，好像还在死之前治过病。因为那手是在平望街附近捡到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过来问问。”

“在死之前？也就是说，那是只死人的手？”

“法医说是死后被砍下来的。”梁建若无其事地说着话，走进了前面不远处的平望街，唐震云跟上了他脚步，“你也知道，四马路这一带，多的是女人。——对了，你来过这里吗？”梁建笑着问他。

唐震云当然知道四马路是什么地方。不过，他不知道梁建这么问他是什么意思。

“没来过。不过我听说过这里。”他道。

“以后我带你过来好好玩玩。”梁建拍拍他的肩。

梁建要带他来玩玩？他没听错吧。他再看梁建脸上的表情，好像也不是在开玩笑。他有种一脚踩进泥潭的感觉。

梁建在一堆垃圾前站住了。

“那人就是在这里捡到手的。他说手上没包裹任何东西，就这么丢在一堆垃圾里面，”梁建低头看着那堆垃圾。

“不知道其余部分在哪里。”唐震云道，见梁建不说话，他接着道，“我想有几种可能，一是有人被谋杀了，手被砍了下来，还有一种就是有人在尸体上切下了手。——法医还说什么？”为了不让梁建觉得他太积极，他又加了一句，“我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。”

“他说它就被砍下来的，凶器可能是斧子，手法不专业，他还说死者大概是5月3日死的。”

“你刚刚说，死者有手癣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附近的医院查一下？”唐震云又问。

梁建朝他笑了笑。

“在你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我们排查了附近所有的医院诊所，不管是中医西医还是非法经营的私人医生，结果发现，有四个住在慧安里的女人最近得过手癖，去医院看过。而慧安里——”梁建朝后望去，“就是离这堆垃圾最近的弄堂。我认为不会有人带着一只人手，满世界乱跑。所以，最有可能的就是慧安里的某个人把手丢在了这里。”梁建停顿了一下，又说了下去，“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牵涉到命案，就像你说的，它很可能是从尸体上截取下来的。四马路这一带，没名没姓被买来的女人很多，如果谁病死了，可不见得有人会在乎……”

“如果有人病死了，谁会把她的手砍下来？”

“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梁建兀自朝前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对他说，“小唐，我得先告诉你，慧安里全是妓院和长三堂子。这里没有正常的住家。”

这对唐震云来说也不是新鲜事，他不明白梁建为什么要专门提醒他。

梁建大概是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又停下了脚步。

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梁建打量了他一番，“别把自己太当个警察了。我们是去聊家常的，你也可以当自己是客人。要不然没人会跟你说实话。”

当自己是客人！唐震云真接受不了这种假设。警察就是警察，为什么问话还要当自己的是客人？这算哪门子的暗规矩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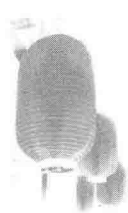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只要去看看那四个得了手癖的女人是不是好好地活着就行了。”梁建边走边说，两人一起走进了慧安里。

唐震云虽然对四马路一带的妓院早有所闻，但今天还是第一次来。他发现这里果然跟普通的居民弄堂不一样，弄堂里没有玩耍的孩子，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一个玻璃灯罩，上面写着字。弄堂里隐约传来婉转的琵琶声，好像还有人在唱苏州评弹。

“当红姑娘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。如果晚上来，这里会更热闹。”梁建掏出一本记事本，那上面写着四个女人的名字和住处，“8号沈晓春。”

“就在前面。”唐震云已经看见了门牌号。

梁建慢悠悠地走到8号门口，唐震云注意到门口的玻璃灯罩上写着一个名字“沈如春”，也就是说，在8号，最红的姑娘叫沈如春，而这个沈晓春估计是同一楼



子的姐妹。

8号的老鸨沈四姐跟梁建好像是老相识，对他非常客气。

“哎哟，梁老爷啊，请都请不到呢，怎么今天有空来啊，快里面请，里面请，”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沈四姐迈着小碎步在前面领路，“梦春啊，看见客人来了，还不快去倒茶，”路过院子的时候，她用嗲嗲的声音命令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。

女孩答应了一声便没了踪影。

沈四姐把他们领进一间布置精致的客房，刚才那个叫梦春的女孩又出现了，她手里端着个木头盘子，里面放着茶和点心，她在沈四姐的示意下把盘子放在小案几上后就离开了。

沈四姐施施然在他们对面坐下。

“喝茶喝茶。”沈四姐客气地招呼着。

“沈阿姐，今天过来，一来是看看你，二来呢，也是有公事，晓春在不在？”梁建问道。

梁建对老鸨也很客气，还叫她“阿姐”。

“晓春。你找她？”沈四姐有些意外。

梁建喝了一口茶，“是啊，叫她出来给我瞧瞧。”

沈四姐走到门口跟一个上海娘姨低语了几句。

“晓春呢，我是叫她出来，不过，我要事先说明，她前阵子得了病，现在还没全好呢……”她又用小扇子遮住嘴，压低了嗓门道，“哎哟，这些苏北来的，又懒又脏，做什么都不肯洗手，结果就得了病……现在弄得我打都不敢打，怕她传给我……”

过了大概两三分钟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走到了屋门口。

“姆妈，你叫我啊。”她轻声道。

“进来进来，梁老爷来看你了。”沈四姐向她招招手。

沈晓春低着头进了门。她脸上没擦粉，看起来有些憔悴。

这么说，沈晓春还活着。唐震云几乎认为现在就可以走人了，但他回头看看梁建，发现后者根本没有走的意思。

“晓春啊，你知道我是在哪里当差的吧？”梁建拿起盖碗茶，又喝了一口茶。

沈晓春抬头看了一眼梁建，胆怯地点点头。

“那好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得好好回答。”

“你是不是前些日子得了手癖？”

沈晓春脸一红，低下头去。

“好了吗？”

“还没完全好。”

“那好，我现在报几个名字，你说说你认识不认识。15号刘双珠，21号宋紫英，还有一个叫，朱丽云。”

沈晓春很认真地听了那几个名字，随后答道：“双珠姐姐跟我在一个医生那里看的病，她跟我一样，但她好得快，早就可以出局了。紫英我也知道，她刚来没多久，我看见她姆妈在打她，说她偷懒，后来知道，她也得了这个病。”

“那最后那个呢？”

沈晓春摇摇头，“这个不认识。”她又回头看沈四姐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沈四姐朝她挥挥手。

梁建也不留她，沈晓春逃也似的奔出了屋。沈四姐看着她的背影，禁不住皱眉，“你看看她，逃命似的，也不知道谁会要她，谁要她，我马上给她。”

“四姐，这个朱丽云，你听说过吗？”梁建道。

“这里只有25号姓朱，过去那里开过一家叫朱雀堂的堂子，不过，那是好多年前的的事了……”

“她们的姆妈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沈四姐又摇头，“现在都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人，我去门口看过，大门紧关着。难得看到有人进出。”

“那我问你，这附近有没有哪个姑娘突然不见了？”梁建又问。

沈四姐一脸茫然。

“我们这里，人来来去去都说不清楚的，但是……”她想了想，又摇头，“我想不起有谁不见了。”

“5月3日那天，这弄堂里，有没有谁家死了人？”梁建说完，又不忘笑着奉承两句，“我知道阿姐记性一向很好的，在这里，人面又广，消息肯定很灵通。”



沈四姐笑着摇起了扇子，“哎哟，你这么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也是在这里时间比较久罢了。要说5月3日谁家死了人呢，还真是没听说过，好像没人死。”

“那天有没有谁搬家？”唐震云忍不住插了一句。

沈四姐别过头来，好奇地打量他，梁建马上接口：“这是我们小唐，南京来的。以后我带他来你这里白相白相……”

沈四姐的眼光在唐震云脸上打了几个转，才笑着开口：“唐少爷倒是第一次看见，以后要经常来啊……”她的语调让唐震云汗毛直竖。

梁建大概也看出了他的尴尬，笑道：“你不要寻他开心了，他一本正经得很。对了，他刚刚问的，5月3日，有哪家搬家？”

沈四姐摇头，“没人搬家。”

梁建和唐震云在沈四姐那里又喝了几口茶才出门。

一出门，唐震云就忍不住问梁建：“你经常来吗？老梁？”

“来过几次。”梁建也不避讳。

唐震云觉得有些话最好还是事先说说清楚。他不想干涉任何人的爱好或工作方式，但他也不希望别人干涉他。

“老梁，我来这里只是因为公事，我没这爱好。”

老梁看着他，忽然噗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叫你过来玩，也就是喝喝茶，你以为，就你那点薪水，就能跟她们入洞房了？得了吧。吃几颗瓜子蜜饯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反正如果你是来玩，不用叫我。”

“在南京的时候，难道你就没去过烟花巷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

“一次也没有？”

“纯粹去办案的不算。”

梁建看着他又笑，“你还蛮有原则的。好吧。我知道了。”梁建拍拍他的肩，又指指前面，“我们去15号。”

15 号的老鸨刘香凝对梁建也很客气，看起来，梁建也是这里的老主顾。刘双珠很快被叫了出来。

“哎哟，昨晚去钱公馆出个局到半夜才回来，他们又拉我打牌了，烦也烦死了……”刘双珠说话时还打了个哈欠，刘香凝看见马上打了她一下。

“没规矩！”刘香凝骂道。

刘双珠还想再打哈欠，马上用手捂住了嘴。“哎哟，梁老爷，不好意思啊，妈妈刚刚叫我时，我还在梦里呢。”

梁建照例问了几个问题，但刘双珠跟沈晓春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，至于 25 号的朱家她则几乎一无所知。

离开 15 号后，唐震云建议他们直奔最有嫌疑的 25 号，但梁建却还是坚持先去 21 号。

“慢慢来，别急。万一宋紫英不在呢？”梁建道。

但正如唐震云所料，他们进门时，宋紫英就好端端地站在院子里。

梁建照例问起 25 号的事。

宋家老鸨宋秀姐现出一副看不上的表情，“他们 25 号啊，我倒真不清楚，他们那边是怎么回事！说没人住吧，可前几天，我看见一个姑娘被拉了回来。”宋秀姐幸灾乐祸地冷笑，“可看他们也不像做生意的样子，平时连灯也不点一盏。”

“才一个姑娘？”梁建道。

宋秀姐又是一阵冷笑，“顶多两个。”宋秀姐用肥胖的手指作了一个“二”的手势，“我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姑娘回来，那姑娘一看就知道不是干这个的，呵呵，我看她不像买来的讨人，倒像是骗来的女学生。”

在 25 号门口，有个穿灰色长衫，戴着瓜皮小帽的男人在正在闷头抽烟。听说警察来访，他颇为意外。

“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呢？”梁建问他。

那个男人没好气地冷哼一声，“我要是知道她去哪儿了倒好了。上个月房租她就没付，我来催了她好几次，她说，她马上就会有一大笔钱进账，让我不要急，再等



几天，结果呢？我今天过来一看，哪还有什么人，早跑得没影了。”

原来这人就是房东。

“我们在查一宗杀人案，可能跟这里的人有关。”梁建道。

男人被吓了一跳。

“杀人案？！”

“你这个房客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姓朱，她叫朱玉荷。玉器的玉，荷花的荷。合同上是这么写的。我们是一年的租约，她付了九个月的房租，等我来收那最后三个月的房租时，她就一拖再拖，后来干脆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”房东气哼哼地说。

“你是怎么认识她的？”梁建又问。

“我在报上登了出租启事，她就找上门来了。她说她要开一家堂子，那没什么稀奇，这里都是干这个的，要不然，房租也不会开那么高。我说了房租之后，她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我原本以为是个大方的主，谁知道，唉！”男人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那她长什么样？”

“模样不错，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年纪，烫着卷发，穿着紫红色旗袍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小帽子，帽子上的网纱遮住了半个脸，我猜啊，她是谁家的小妾，老头子死了，手里呢，有点钱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就出来自谋生路了……这弄堂里的阿姐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情况……噢，对了，这女人的左边眉毛下面还有一颗痣。”

男人说话时，唐震云已经踏进了25号的天井。

这里跟前面几户人家的格局几乎一模一样，底楼是客堂和天井，楼上是姑娘的闺房。只不过，这里的客堂要显得粗陋很多，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设，窗帘也是旧的，屋子中间冷冷清清地摆着一张木头圆桌，桌上放着一个花瓶，花瓶里的蔷薇花已经枯萎。这是不是说明主人已经离开好几天了？

屋子里还飘着一股淡淡的说不上来的气味。

梁建也跟着房东一起慢悠悠走了进来。

“我听说她不常来啊，人家都说这里没人住。”梁建道。

“我也听说了，这也难怪，你进去看过就知道了，她没个做生意的样子，我租

给她的时候是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，连个窗帘也不知道换换，”男人提起这个房客，就一脸的不满意。

“你见过这里头的姑娘吗？”

男人摇头，“我就见过那个朱玉荷，喏，门口那个灯，还是她找我帮忙，请人装上去的。”

“但人家的灯罩上都写着当红姑娘的名字，可这个灯……”梁建道。

“她说她准备好再写上去。可我看啊，她手里压根就没什么姑娘……”男人又直摇头，“怨不得这弄堂里的人都在背后看她的笑话。”

梁建在客堂里转了一圈，“这里里外外你都看过了吗？”

“我没细看，我也是刚到不久，只发现人没了。我刚刚想去弄堂里问问，你们就来了。”

“我上楼去看看。”唐震云跟梁建打了声招呼，就兀自上了楼。

二楼有两个房间，一大一小，都放着床，看起来，两张床上都睡过人，因为床单上都有清晰的人形。他估算了一下人形的长度，大约都是160厘米。两个人差不多高，也可能是同一个人，他想。

两个房间的布置颇为不同，大的那间是中式布置，中式木床，丝缎被褥，绣花枕巾，中式木床，中式案几。另一间略小一点的房间则是西式布置，一张宽敞的大床，洋气的木头家具和梳妆台，床边的墙上还挂着张女明星的照片。而更令他惊异的是，房间里居然有个书架，书架上还放着几本中学课本。唐震云虽然从未光顾过妓女的房间，但他知道，在妓院里是不太可能出现中学课本这样的东西的。

这是谁的？朱玉荷的？还是那个被她带回来的女孩的？那个女孩又是谁？

他带着满腹疑问，打开了西式房间的衣柜门，正如房东所说，衣柜是空的。看来确实有人收拾了衣服离开了。他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中学课本随便翻了几页，他的目光很快就被其中一页留白处的钢笔字所吸引：朱雀堂，朱雀堂，朱雀堂。

书的主人连续写了三遍“朱雀堂”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

唐震云决定把每一本课本都翻一遍。最后，他在其中一本英语课本的扉页上发现一个英文名字：Rose。而在另一本国文课本里找到了一所中学的名字，文景女中。看起来，这个文景女中的Rose曾经来过这里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课本



会留在这里。她会不会就是断手的主人？

他听见脚步声，知道梁建也上了楼。

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果然，梁建的头从门口探了进来。

唐震云把 Rose 的课本递给了他。

梁建看了一眼，又放下。

“文景中学离这里不远，也就一站路的距离。没准她来过这里。”说完，他走进了盥洗室，那里有个时髦的浴缸，看起来还是新的，唐震云刚刚已经粗略检查过了。

梁建进去了一会儿就走出来了，唐震云看见他走到楼梯口，拿起了挂在墙上的电话机。

“喂，小陈吗？马上带两个人过来，顺便把法医也一起带来，这里有点东西让他看看。”梁建说完就挂上了电话。

“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”唐震云问他。

“浴缸里有一颗牙。”

唐震云一惊，连忙奔进浴缸，果然看见在浴缸塞子的旁边，有一颗小小的牙齿，但一看就知道是人的牙齿，刚刚怎么没看见，他猜想可能是塞子挡住了他的视线。难道凶手在这里分了尸？否则该怎么解释这颗牙齿的存在？

他走出盥洗室，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梁建，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。

这时，有人在楼上叫他。

“小唐。”

他快步登上楼梯，却发现梁建面色不对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忙问。

梁建指指壁橱。

唐震云走过去打开壁橱，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。那里面坐着一个女人，确切点说，那是一个女人的尸体。她光着身子，光着头，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。唐震云很快发现，她只有一只手。

“她就是手的主人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“我想知道她的头发到哪儿去了，她怎么会是光头？……”梁建的脸色阴沉